

## 楚文字中与“虎”相关诸字的隶定与释读

赵 市 委

**内容摘要:**西周金文中的“虎”字有两种写法,一种写法虎背上有一横笔,另一种写法无横笔,且以前者为主流写法。楚文字继承了这两种写法,其中可用为“乎”或“呼”的“虎”“虎”“虍”“虍”等字,均由虎背上无横笔的字形分化而来;而“虎”与“虎”“虎”“虍”“虍”等字不仅在字形上可以分开,而且在用法上也职用分明。楚文字中没有“虎”用为“乎”的例子,也没有“虎”“虎”“虍”“虍”等字用为“虎”的例子。由此可以看出,至少在战国阶段,楚文字“虎”与“乎”“呼”的分化已然完成,前者与后者是不同的字,在隶定和释写时,要加以区分。在具体篇目中,用哪一个字形来表示“乎”或“呼”,跟书手有很大的关系。

**关键词:**楚文字 “虎” “乎” “呼” 分化字

### 引言

楚文字中常见用为“乎”或“呼”的<sup>兮</sup>(上博二《民之父母》2)、<sup>𠂇</sup>(清华陆《管仲》29)、<sup>𠂇</sup>(上博二《鲁邦大旱》4)、<sup>𠂇</sup>(清华壹《金縢》2)、<sup>𠂇</sup>(上博四《曹沫之陈》54)、<sup>𠂇</sup>(上博九《举治王天下》7)、<sup>𠂇</sup>(清华拾《四告》26)、<sup>𠂇</sup>(上博一《孔子诗论》13)、<sup>𠂇</sup>(清华玖《迺命一》3)等字,目前相关的释文、工具书及学者引用时的隶定和释读常常各有不同,有进一步加以辨析的必要。以“<sup>兮</sup>”“<sup>𠂇</sup>”“<sup>𠂇</sup>”三字为例,将它们在相关的整理报告和文字编中的隶定列为表1:

表1 “**𠂇**”“**𠂇**”“**𠂇**”在相关整理报告和文字编中的隶定

相关整理报告和文字编	<b>𠂇</b>	<b>𠂇</b>	<b>𠂇</b>
上博二	虍/虎 (157①)	虍(254)	\
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(一一五)文字编》②	虎(265)	虍(265)	\
《楚系简帛文字编(增订本)》③	虎(493)	虍(488)	\
《上博楚简文字声系(一~八)》④	虎(1221)	虍(1235)	\
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(肆—陆)文字编》⑤	\	\	虎(122)
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1—8文字编》⑥	\	虎(719)	虍(1646)
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(壹—叁)文字编(修订本)》⑦	\	虎(138)	\
《上博简文字编》⑧	虎(393)	虍(394)	\

具体而言,“**𠂇**”字有“虍”“虎”“虍”三种隶定方法;“**𠂇**”字有“虍”“虎”“虍”“虍”四种隶定方法;“**𠂇**”字有“虎”“虍”两种隶定方法。可以看出,学界对上述诸字之形义的认识并不一致。上述诸字应该如何隶定或释写?它们的形体是如何演变的,形义有无关系?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入研究。

①括注数字为该字形在相关整理报告和文字编中的页码。

②李守奎、曲冰、孙伟龙: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(一一五)文字编》,作家出版社,2007年。

③滕壬生:《楚系简帛文字编(增订本)》,湖北教育出版社,2008年。

④徐在国:《上博楚简文字声系(一~八)》,安徽大学出版社,2013年。

⑤李学勤主编,贾连翔、沈建华编: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(肆—陆)文字编》,中西书局,2017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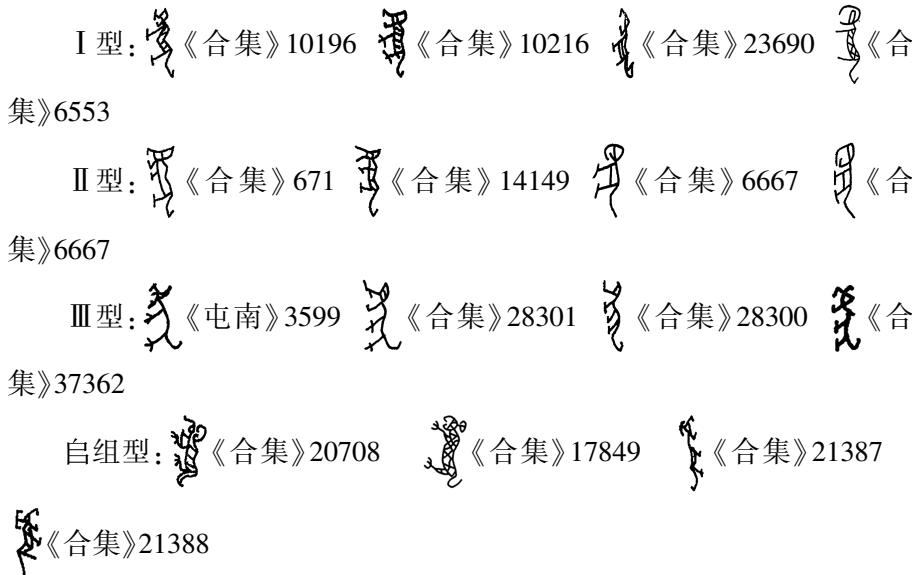
⑥马继: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1—8文字编》,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(白于蓝指导),2019年。

⑦李学勤主编,沈建华、贾连翔编: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(壹—叁)文字编(修订本)》,中西书局,2020年。

⑧沈奇石:《上博简文字编》,学苑出版社,2025年。

## 一、“虎”字的形体演变

从字形上看,上述诸字是由“虎”分化而来。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,需要对古文字中“虎”字的演变做一番考察。甲骨文中“虎”字常见,单育辰将其写法分为四种大的类型,择要列举如下:



类型 I—III 的区别是, I 型虎身画有条纹, II 型虎身条纹已简省, III 型虎身更只简化成一道线。自组型画有虎耳,且虎耳慢慢省简,最后变成比较方正的“匚”<sup>①</sup>。

西周金文中的“虎”字,虎身简化为一道线,且虎耳变为“匚”,并与虎口相连。需要特别指出的是,与甲骨文相比,西周金文“虎”字还有一极易被忽视的特点。请看下列字形:



①单育辰:《甲骨文中的动物之一——“虎”“豹”》,《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》第4辑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1年,第33—46页。



吴方彝(《集成》9898A)



滕虎簋(《集成》3828)

A 与 B 的区别是, B 类写法的“虎”字,虎背有一明显的横笔。《新金文编》收录了 30 例西周时期的“虎”字,除一例为无法确知原貌的摹本外,背部带横笔的有 24 例,不带横笔的仅有 5 例<sup>①</sup>。管见所及,还没有人对金文“虎”字背部的这一横笔做出过解释。但这一横笔被后世文字所继承,对分析“虎”字的形体演变十分重要,值得注意。比如清华简《系年》第 105 号简有“虎”字作“”,字形中“人”形右侧往下斜出的一笔,即继承自西周金文“虎”字背部的横笔。

秦文字中,这一横笔被保留下<sup>②</sup>:



秦公大墓残磬



石鼓文·銮车

楚文字中的“虎”有两种写法,皆继承自西周金文。

虎 1:



包山竹牍 1



上博三《周易》25



上博四《交交鸣鶩》2



上博五《三德》18

虎 2:



包山简 271



包山简 273



清华简《系年》105 清

华拾《四告》38

“虎 1”继承自西周金文“虎”字背部无横笔的写法,“虎 2”继承自“虎”字背部有横笔的写法。两种写法中,虎身均变为“人”形。

楚文字中的“象”“马”等字,有时也会在表示兽身的背部加一笔,如:

“象”:



清华简《虞夏殷周之治》3



安大一《诗经》45



安大一《诗经》87

“马”:



安大一《诗经》6



安大一《诗经》7

①董莲池编著:《新金文编》,作家出版社,2011 年,第 584—586 页。

②以下两个字形摘自单晓伟:《秦文字字形表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7 年,第 202 页。

安大简整理者指出,这种写法的“马”,写法独特<sup>①</sup>。“曾姬无恤壺”(《集成》9710)铭文中有一个从匹从马之字,作“”,所从之“马”与安大一《诗经》的“马”写法类似。这种写法的“象”和“马”,很可能是受“虎2”写法的影响,在类化作用下产生的。

## 二、楚文字中由“虎”分化、用为“乎”或“呼”的字

从字形上看,楚文字中的~~象~~、~~象~~、~~象~~、~~象~~、~~象~~等字,都是从“”(虎)分化而来。这种分化符合古文字发展演变的一般规律。

### (一)由“”到“”

“”从虎从人(“人”形是虎身的变形),所从之“人”形的竖笔加一短横,即分化为“”。古文字演变过程中,竖笔上加点或横的现象十分常见,如:

年:《合集》5600

史颂簋(《集成》4236.1) 清华貳《系年》112

仁:郭店简《唐虞之道》15

上博一《性情论》33 上博八《有皇将起》1

畏(鬼):《合集》8592

上博三《恒先》3 清华伍《厚父》9

### (二)由“”到“”

“”所从之“人”形的竖笔加一横折,即分化为“”。楚文字中“人”形加横折,从而变为与“力”同形的情况也很常见,如:

何:清华捌《心是谓中》1 上博五《鲍叔牙与隰朋之谏》7

上博三《周易》23 上博三《彭祖》8

<sup>①</sup>安徽大学汉字发展与应用研究中心编,黄德宽、徐在国主编:《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(一)》,中西书局,2019年,第75页。

佗:𠂇上博八《李颂》2

𠂇包山简 161

𠂇清华貳《系年》101

𠂇包山简 220

杰:𠂇清华伍《汤处于汤丘》14

𠂇上博四《曹沫之陈》65

𠂇清华柒《子犯子余》15

𠂇上博五《鲍叔牙与隰朋之谏》8

(三)由“𠂇”到“𠂇”,再到“𠂇”

“𠂇”所从之“人”形下加一横,即分化为“𠂇”,“𠂇”所从的“工”中间再加一横笔,即分化为“𠂇”。这种分化也是常见的古文字形体演变现象,如:

望:𠂇《合集》171

𠂇小臣丰卣(《集成》5417.1)

𠂇郭店简《穷达以时》4

兄:𠂇清华壹《金縢》7

𠂇上博六《天子建州甲》3

𠂇上博六《天子建州乙》2

圣:𠂇上博六《孔子见季桓子》4

𠂇上博八《李颂》3

𠂇清华叁《说命中》2

(四)由“𠂇”到“𠂇”

“𠂇”所从之“人”形两侧加“八”形,即分化为“𠂇”。类似的加“八”形分化的例子还有“望”,甲骨文“望”有一种写法作“𠂇”(《合集》171),楚文字中有时保留这一写法,作“𠂇”(上博七《君人者何必安哉》甲篇简8,其字形上部由从“臣”变形音化为从“亡”),《礼记·缁衣》载“为上可望而知也”<sup>①</sup>,上博简本“望”作“𠂇”(简2),“人”形两侧的“八”形为饰笔。

楚文字中还有用为“乎”或“呼”的𠂇(上博九《举治王天下》7)、

①郑玄注,孔颖达正义,吕友仁整理:《礼记正义》卷六二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8年,第2110页。

𠂇(清华拾《四告》26)、𠂇(上博一《孔子诗论》13)、𠂇(清华玖《廼命一》3)等字,它们都是由“𠂇”讹变而来,详见第四节的讨论。

楚文字中另有从虎从口的“囂”字,对其构形和用法,学者多有讨论<sup>①</sup>。笔者同意该字是一形表多词的观点。“囂”既可分析为从口从虎的会意字(即《说文》训为“虎啸”的“囂”字),楚简中用为“号”“囂”等宵部字;又可分析为从口虎声,楚简中用为“乎”“呼”等鱼部字。分析为从口虎声者,亦是“虎”的分化字,“口”是分化符号。

郭店楚简中有“𠂇”“𠂇”“𠂇”等字,出现在《语从一》《语从三》《唐虞之道》《忠信之道》等篇中,整理者隶定作“囂”。刘钊指出,金文“囂”字作“𠂇”“𠂇”“𠂇”,字从“虎”从“兮”,不从“乎”;这是囂字的早期构形,后虎字中间一竖笔下垂穿透笔划作“𠂇”“𠂇”“𠂇”,字下部遂变得与“乎”字接近,后便讹为从“乎”得声<sup>②</sup>。郭店楚简中的“𠂇”“𠂇”“𠂇”等字,皆由金文“囂”变形而来,与从“虎”分化的字有别,因此这三个字形不在本文讨论之列。

从字形上看,楚简中的𠂇、𠂇、𠂇、𠂇等字,是由“𠂇(虎)”分化而来,它们能否直接隶定或者释为“虎”呢?这个问题要从这些字以及“虎”字在楚文字中的用法入手去解决。如果这些字和“虎”可以通用,那么直接隶定为“虎”是可以的,反之,则不可直接隶定为“虎”。

### 三、楚文字“虎”及相关字的用法

接下来逐一考察楚文字中的“虎”以及𠂇、𠂇、𠂇、𠂇等字的用法。

①刘乐贤:《额济纳汉简的“囂”字与楚简的“囂”字》,《古文字研究》第26辑,中华书局,2006年,第488—490页。顾史考:《楚文“囂”字之双重用法:说“竞公‘痼’”及苗民“五‘號’之刑”》,《古文字研究》第27辑,中华书局,2008年,第387—393页。陈剑:《据出土文献表“囂”“傲”等词的用字情况说古书中几处相关校读问题》,《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》第8辑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9年,第298—319页。王志平:《“囂”字的音读及其他》,《上古汉语研究》第4辑,商务印书馆,2022年,第182—199页。

②刘钊:《古文字构形学》,福建人民出版社,2011年,第91—92页。

## (一) 楚文字中“虎”的用法

目前已经公布的楚文字材料中,“虎”字出现 18 次,其中虎背无笔画者 11 例,虎背有笔画者 7 例。字形如下:

清华拾壹《五纪》72    上博三《周易》25

上博四《交交鸣鶩》2    上博五《三德》18    包山简 271

包山简 273    包山竹牍 1    安大一《诗经》46

包山简 149    清华貳《系年》105    清华拾《四告》38

清华拾《四告》40    清华拾《四告》45

安大一《诗经》53    安大一《诗经》53    望山二 50

望山二 15    清华拾貳《三不韦》118

相关辞例如下:

- (1) 东维龙,南维鸟,西维虎,北维蛇。(清华拾壹《五纪》72)
- (2) 六四:颠颐,吉,虎视眈眈,其猷逐逐,无咎。(上博三《周易》25)

(3) 恺悌~~若~~,若豹若虎。(上博四《逸诗·交交鸣鶩》2)

(4) 犫貌食虎。(上博五《三德》18)

(5) 紫鞶,紃缝,紫橐,虎韁。(包山简 271)

(6) 缂韦橐。虎韁。(包山简 273)

(7) 紫鞶、紫橐、虎韁。(包山竹牍 1)

(8) 虎韁豹膺,交韁二弓。(安大一《诗经》46)

(9) 陵述尹塉以杨虎敛关金于邾斿。(包山简 149)

(10) 秦异公命子蒲、子虎率师救楚。(清华貳《系年》105)

(11) 曾孙召虎拜手稽首。(清华拾《四告》38)

(12) 呜呼,乃冲孙虎哀告截詢。(清华拾《四告》40)

(13) 无有遗耆成人箴告余,先公德余,唯虎毅毅。(清华拾《四告》

45)

(14) 谁从穆公,子车鍼虎,维此鍼虎,百夫之御。(安大一《诗经》

52-53)

(15) 一双璜,一双虎(琥),一玉钩,一环。(望山二 50)

(16) 绝往,柱易马,禹纯,虎(?)□。(望山二 15)

(17) 寇盜残贼杀伐则绝行, 背虎(?) 故则榛。(清华拾贰《三不韦》117—119)

上述辞例中的“虎”, 除最后两例用法不明外, 其他用为老虎之“虎”(例1—8)、人名“虎”(例9—14), 或瑞玉“琥”(例15)。两例用法不明者(例16、例17), 也能根据语境确定其不用为“乎”或“呼”。

### (二) 楚文字“虎”的用法

“虎”(本文引用辞例时隶定为“虎”)字在上博简《民之父母》篇中出现3次, 在《采风曲目》篇中出现2次。相关辞例如下:

(18) 孔子答曰:“民[之]父母虎(乎)? 必达于礼乐之原, 以致‘五至’, 以行‘三无’, 以横于天下。”(上博二《民之父母》1-2)

(19) 子夏曰:“敢问何谓‘五至’?”孔子曰:“‘五至’虎(乎)? 物之所至者, 志亦至焉。”(上博二《民之父母》3)

(20) 子夏曰:“‘五至’既闻之矣, 敢问何谓‘三无’?”孔子曰:“‘三无’虎(乎)? 无声之乐, 无体[之]礼, 无服之丧。”(上博二《民之父母》5)

(21) 许羽:《北野人》《鸟虎(?)》《咎比》《王音深浴(谷)》。(上博四《采风曲目》4)

(22)《思之》《兹信然》《郊祚哉虎(?)》。(上博四《采风曲目》5)

上博二《民之父母》中的“虎”, 均用作句末语气词“乎”。上博四《采风曲目》中的两个“虎”, 用法存疑, 详见第四节的讨论。

### (三) 楚文字“象”的用法

楚文字中“象”(本文引用辞例时隶定为“虎”)字出现9次, 分别在清华简《汤在啻门》《汤处于汤丘》《管仲》等篇中。相关辞例如下:

(23) 古之先帝亦有良言情至于今虎(乎)? (清华伍《汤在啻门》1)

(24) 此可以和民虎(乎)? (清华伍《汤处于汤丘》3)

(25) 如我弗见, 夫人毋以我为怠于其事虎(乎)? (清华伍《汤处于汤丘》9)

(26) 深渊是济, 高山是逾, 远民皆极, 是非爱民虎(乎)? (清华伍《汤处于汤丘》18)

(27) 小臣答:“君既濬明, 既受君命, 退不顾死生, 是非恭命虎(乎)?”(清华伍《汤处于汤丘》19)

(28) 桓公或问于管仲曰:“仲父, 其从人之道可得闻虎(乎)?”

(清华陆《管仲》3)

(29) 今夫佞者之利气亦可得而闻虎(乎)? (清华陆《管仲》24)

(30) ……不劳而为臣劳虎(乎)? (清华陆《管仲》29)

(31) 不谷余日三怵之, 夕三怵之, 为君不劳而为臣劳虎(乎)?

(清华陆《管仲》30)

上述辞例中的“虎”, 均用作句末语气词“乎”。

#### (四) 楚文字“𠙴”的用法

楚文字中“𠙴”(本文引用辞例时隶定为“虞”)字十分常见, 大多用为人称代词“吾”。除此之外, 还可用为“乎”或“呼”等, 出现在上博简《鲁邦大旱》《成王既邦》《李颂》、郭店简《成之闻之》《六德》、清华简《尹诰》《周公之琴舞》《芮良夫毖》《殷高宗问于三寿》等篇中。楚文字中用为“乎”或“呼”的“虞”有 20 例, 相关辞例如下:

##### 1. 用为语气词“乎”

(32) 鲁邦大旱, 哀公谓孔子: “子不为我图之?”孔子答曰: “邦大旱, 毋乃失诸刑与德虞(乎)?”(上博二《鲁邦大旱》1)

(33) 如天不雨, 石将焦, 木将死。其欲雨, 或甚于我, 或必待虞(吾)名虞(乎)? (上博二《鲁邦大旱》4)

(34) 如天不雨, 水将涸, 鱼将死, 其欲雨, 或甚于我, 或必待虞(吾)名虞(乎)? (上博二《鲁邦大旱》5)

(35) 焉不曰日彰而冰澡(消)虞(乎)? (上博八《成王既邦》5)

(36) 成王曰: “夫夏桀氏之道, 可以知善否, 可以知亡存, 可谓有道虞(乎)?”(上博八《成王既邦》14)

##### 2. 用为介词“乎”

(37) 相虞(乎)官树, 桐且急兮。(上博八《李颂》1 正)

(38) 噌嗟君子, 观虞(乎)树之容兮。(上博八《李颂》1 背)

(39) 是故无虞(乎)其身而存虞(乎)其辞, 虽厚其命, 民弗从之矣。(郭店简《成之闻之》4-5)

(40) 君子不啻明虞(乎)民微而已。(郭店简《六德》38)

(41) 君子明虞(乎)此六者, 然后可以断狱。(郭店简《六德》42-43)

##### 3. 用为语气词“呼”

(42) 汤曰: “於(鸣)虞=(呼! 吾)何作于民, 倦我众勿违朕言?”

(清华壹《尹诰》3)

(43) 五启曰：“於(呜)虩(呼)！天多降德，滂滂在下。”(清华叁《周公之琴舞》8-9)

(44) “於(呜)虩(呼)！式克其有辟。”(清华叁《周公之琴舞》11)

(45) 九启曰：“於(呜)虩(呼)！弼敢荒德。”(清华叁《周公之琴舞》15)

(46) 成王曰：“於(呜)虩(呼)！”(上博八《成王既邦》5)

(47) 曰：“於(呜)虩(呼)畏哉！”(清华叁《芮良夫毖》26)

(48) “於(呜)虩(呼)，彭祖！”(清华伍《殷高宗问于三寿》12)

(49) 彭祖曰：“於(呜)虩(呼)！”(清华伍《殷高宗问于三寿》23)

(50) 曰：“於(呜)虩(呼)！若是。”(清华伍《殷高宗问于三寿》27)

(51) 曰：“於(呜)虩(呼)！若是。”(清华伍《殷高宗问于三寿》28)

## (五) 楚文字“虩”的用法

楚文字中“虩”(本文引用辞例时隶定为“虩”)字出现37次，分别在上博简《容成氏》《曹沫之陈》《庄王既成》《成王既邦》《邦人不称》《举治王天下》、清华简《祭公之顾命》《四告》等篇中。其中，《四告》篇写作“虩”，表示“人”形的左上一笔与表示虎头的左下一笔共用笔画。

楚文字中的“虩”主要有三种用法：句中语气词“乎”、句末语气词“乎”、语气词“呜呼”之“呼”，另有两例用法不明(上博八《成王既邦》12、上博九《邦人不称》1)。上博四《曹沫之陈》简50的“虩”字，用为“号令”之“号”，是特例，详见第四节的讨论。其他辞例如下：

### 1. 用为句中语气词“乎”①

(52) 于是虩(乎)方百里之中率，天下之人就，奉而立之，以为天子。(上博二《容成氏》6-7)

(53) 于是虩(乎)方圆千里，于是于(乎)持板正立，四向陈禾，怀以来天下之民。(上博二《容成氏》7)

(54) 禹于是虩(乎)为车十又五乘，以三从舜于畎亩之中。(上博二《容成氏》14)

①朱德熙指出，语气词不仅可以用在句尾，也可以用在句中；用在句中的语气词有两方面的作用，一是作为停顿的标记，二是表示某种语气(详参朱德熙：《语法讲义》，商务印书馆，1982年，第213—214页)。“于是乎”的“乎”用在句中停顿处，是停顿的标志，因此本文把它归为句中语气词。

(55) 舜于是虎(乎)始免笠,开櫈萎阶而坐之。(上博二《容成氏》)

14)

(56) 于是虎(乎)夹州、徐州始可尻。(上博二《容成氏》25)

(57) 于是虎(乎)州始可尻也。(上博二《容成氏》26)

(58) 于是虎(乎)叡州始可尻也。(上博二《容成氏》27)

(59) 于是虎(乎)喑聋执烛,蒙工鼓瑟。(上博二《容成氏》2)

(60) 武王于是虎(乎)作为革车千乘,带甲万人。(上博二《容成氏》51)

(61) 武王于是虎(乎)素冠弁,以造客于天。(上博二《容成氏》52)

2. 用为句末语气词“乎”

(62) 文王闻之,曰:“虽君无道,臣敢勿事虎(乎)? 虽父无道,子敢勿事虎(乎)? 孰天子而可反?”(上博二《容成氏》46)

(63) 九邦者,其可来虎(乎)? (上博二《容成氏》47)

(64) 君必不已,则由其本虎(乎)。(上博四《曹沫之陈》20)

(65) 庄公曰:“此三者足以战虎(乎)?”(上博四《曹沫之陈》49)

(66) 既成教矣,出师有机虎(乎)? (上博四《曹沫之陈》40)

(67) 庄公或问曰:“三军讎果有机虎(乎)?”(上博四《曹沫之陈》42)

(68) 庄公或问曰:“战有机虎(乎)?”(上博四《曹沫之陈》43)

(69) 庄公或问曰:“既战有机虎(乎)?”(上博四《曹沫之陈》44)

(70) 庄公或问曰:“复败战有道虎(乎)?”(上博四《曹沫之陈》46)

(71) 庄公或问曰:“复盈战有道虎(乎)?”(上博四《曹沫之陈》50)

(72) 庄公或问曰:“复甘战有道虎(乎)?”(上博四《曹沫之陈》53 上)

(73) 庄公或问曰:“复苦战有道虎(乎)?”(上博四《曹沫之陈》53 下 +

54)

(74) 一出言三军皆劝,一出言三军皆往,有之虎(乎)? (上博四《曹沫之陈》60 上)

(75) 沈尹子桮答曰:“四与五之闲虎(乎)?”王曰:“如四与五之间,载之专车以上虎(乎)? 殿四航以逾虎(乎)?”(上博六《庄王既成》2-4)

(76) 王曰:“陈公忘夫棘遂之下虎(乎)?”(上博六《庄王既成》6)

3. 用为语气词“呼”

(77) 尧曰:“於(鸣)虎(呼),日月闕间,岁聿……”(上博九《举治王天下》24)

(78) 王曰:“於(鸣)虎(呼),公!”(清华壹《祭公之顾命》4)

- (79) 王曰：“於(鸣)虎(呼)，公，汝念哉！”(清华壹《祭公之顾命》8)
- (80) “於(鸣)虎(呼)，天子！”(清华壹《祭公之顾命》14)
- (81) 公曰：“於(鸣)虎(呼)，天子，丕则讐言哉。”(清华壹《祭公之顾命》15)
- (82) 公曰：“於(鸣)虎(呼)，天子，三公，汝念哉。”(清华壹《祭公之顾命》17)
- (83) “於(鸣)虎(呼)，哀哉。”(清华拾《四告》5)

#### 4. 存疑

- (84) 道大哉，寃虎=欲举之，不果，以进则遏(伤)安(焉)。(上博八《成王既邦》12)
- (85) ……子虎，胡不以至敏(命)。(上博九《邦人不称》1)

### 四、相关问题讨论

#### (一) 上博四《采风曲目》中的“虎”

《采风曲目》简 4：

许羽：《北野人》《鸟虎》《咎比》《王音深浴(谷)》。

原简“人”“虎”“比”“浴”后有句读符号。《北野人》《鸟虎》《咎比》《王音深浴(谷)》为四篇曲目名。简文“虎”，整理者释为“虎”，学者亦多从释“虎”的角度加以解释。如杨泽生认为“鸟虎”读“鸟吾”或“鸟语”，是汉代西北一个部族的名称<sup>①</sup>。曹建国认为，在楚文化考古中经常发现凤鸟虎座架之类的文物，曲目中的“鸟虎”或与此文化背景有关，另台湾苗栗县称“鶡”为“鸟虎”，曲目中的“鸟虎”是否就是“鶡”<sup>②</sup>。陈思婷认为，“鸟虎”或可读“鸟帑”，为朱鸟七星最后一宿，本曲目或许是以天上星斗名称或形状以譬喻某事物<sup>③</sup>。

通过上文对虎、鸟、帑、鶡、星、宿等字的考察，我们知道“虎”是“虎”的分化字，却不与“虎”相通，因此该字不应往读为“虎”上去考虑。该字

①杨泽生：《读〈上博四〉札记》，《古文字研究》第 26 辑，第 335—336 页。

②曹建国：《上博简〈采风曲目〉试探》，《简帛》第 2 辑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7 年，第 236 页。

③陈思婷：《〈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(四)·采风曲目、逸诗、内豊、相邦之道〉研究(上)》，《古典文献研究辑刊》七编第十八册，花木兰文化出版社，2008 年，第 127—130 页。

形作为“虎”的分化字一般读为“乎”或“呼”，因此我们认为“鸟𠂇”可读为“鸟呼”，其后的“咎比”可读为“鸠比”。清华叁《赤鵠之集汤之屋》中的“鵠”写作“𠂇”，从鸟咎声，侯乃峰读为“鸠”<sup>①</sup>，可从。鸠鸟好鸣，疑简文《鸟呼》《鸠比》都是与模仿鸟鸣相关的曲目。

### 《采风曲目》简 5：

羽□：《嘉宾迺喜》《□居》《思之》《兹信然》《郎詐𠂇𠂇》。

原简“喜”“居”“之”“然”“𠂇”后有句读符号，可知《郎詐𠂇𠂇》为曲目名。杨泽生释“𠂇𠂇”为“豺虎”，认为此曲目或与《诗·小雅·巷伯》“投畀豺虎”有关<sup>②</sup>。何有祖读该曲目为“技詐豺虎”，指如豺虎般欺诈，行为不端<sup>③</sup>；曹建国、陈思婷、孔德凌亦从读为“豺虎”的角度进行解读<sup>④</sup>；黄鸣认为“𠂇”是挫伤、击败的意思，“𠂇虎”即伤虎<sup>⑤</sup>；谭步云认为该曲目名读“置柷载敌”，说的是安排主音乐器的位置<sup>⑥</sup>。

今按，如上文所言，“𠂇”是“虎”的分化字，却不与“虎”相通，因此“𠂇”字的释读不应往“虎”字上去考虑。曲目《郎詐𠂇𠂇》的释读暂且存疑。

### (二)上博九《举治王天下》篇的“𠂇”和清华拾《四告》篇的“𠂇”

#### 《举治王天下》简 7：

当退而思之，其唯贤民𠂇（乎）？

句中的“𠂇”，整理者隶定作“虧”，并解释说：“‘虧’，简文字形亦见于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（五）·季庚子问于孔子》、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

①侯乃峰：《〈赤鵠之集汤之屋〉的“赤鵠”或当是“赤鸠”》，《出土文献》第6辑，中西书局，2015年，第195—197页。

②杨泽生：《读〈上博四〉札记》，《古文字研究》第26辑，第336页。

③何有祖：《上博楚竹书（四）札记》，简帛网，2005年4月15日。

④曹建国：《上博简〈采风曲目〉试探》，《简帛》第2辑，第236页。陈思婷：《〈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（四）·采风曲目、逸诗、内豊、相邦之道〉研究（上）》，第141页。

孔德凌：《上博简〈采风曲目〉考论》，《北方论丛》2017年第4期，第45页。

⑤黄鸣：《上博四〈采风曲目〉零拾》，简帛网，2005年12月30日。

⑥谭步云：《释“柷敌”》，《古文字研究》第26辑，第499—500页。

竹书(一)·孔子诗论》等,用作‘乎’。”①

今按,“虍”是“虎”的分化字“虍”的讹变。由“虎”加“八”形分化的“虍”,上博六《庄王既成》简6写作“虍”,所从之“虍”形的上斜笔往右出头,即讹变为“虍”所从之“虍”。

《四告》篇出现三次“虍”字,均用为语气词“呜呼”之“呼”,辞例如下:

於(鸣)虍(呼)哀哉! (清华拾《四告》26)

於(鸣)虍(呼)哀哉! (清华拾《四告》29)

於(鸣)虍(呼)! 乃冲孙虎哀告截詢。 (清华拾《四告》40)

简文中的三个“虍”字,整理者均隶定作“虎”,括注为“呼”。网友“风不定,人初静”认为,《四告》简5、26、29、40中用为“呜呼”之“呼”的几个字,与同篇简38、40、45的“虎”字写法判然有别,当隶定为“虍”;又清华玖《廼命一》简3和简10隶定为“虎”的字也当改隶为“虍”②。

今按,《四告》简5用为“呜呼”之“呼”的字写作“虍”,是由于字形中表示“人”形的左上一笔与表示虎头的左下一笔共用笔画而形成的,该字可归到“虎”加“八”形的分化字“虍”中。《廼命一》简3和简10整理者隶定为“虎”的字分别作“虍”“虍”,亦是“虎”的讹变。

朱国雷认为《四告》简26、29、40中用为“呜呼”之“呼”的几个字当隶定为“虍”,并将之与上博简《孔子诗论》中的“虍”(简12)、“虍”(简13)、“虍”(简23),《季庚子问于孔子》中的“虍”(简11),《举治王天下》中的“虍”(简7)联系起来,认为它们是由金文“虍”字演变而来,也当隶定为“虍”③。

今按,《四告》中的“虍”“虍”“虍”,与《举治王天下》中的“虍”确实

①马承源主编: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(九)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2年,第204页。

②《清华十〈四告〉初读》,简帛网简帛论坛,2020年11月24日。

③朱国雷:《说清华简〈四告〉〈廼命一〉中的“虍”字》,简帛网简帛文库,2020年12月1日。

可看作一字,它们同为“虍”的讹变。“𠂇”与“𠂇”上部均从“虍”,下部所从的区别是,“𠂇”从“𠂇”,而“𠂇”从“𠂇”,“𠂇”与“𠂇”唯有最上一笔倾斜角度的不同。

另,清华简《厚父》简 9:

厚父曰:“於(呜)𠂇(呼),天子! 天命不可瀆(僭),斯民心  
难测。”

简文中的“𠂇”,是“𠂇”的省写。

### (三)上博简《孔子诗论》和《季庚子问于孔子》中的“𠂇”

上博简《孔子诗论》中有三个从虍从示的字:“𠂇”(简 12)、“𠂇”(简 13)、“𠂇”(简 23),分别用为介词“乎”和句末语气词“乎”。《季庚子问于孔子》中有一个同形字,作“𠂇”(简 11),用为句末语气词“乎”。相关辞例如下:

《鹿鸣》以乐始而会,以道交,见善而效,终𠂇(乎)不厌人。(上博一《孔子诗论》23)

反纳于礼,不亦能改𠂇(乎)?(上博一《孔子诗论》12)

《鹤巢》出以百两,不亦有畅𠂇(乎)?(上博一《孔子诗论》13)

康子曰:“毋乃肥之间也是差𠂇(乎)?”(上博五《季庚子问于孔子》11  
下)

《孔子诗论》中的三个“𠂇”,上博简整理者均隶定作“虍”,括注为“乎”。季旭昇认为该字从示虍声<sup>①</sup>。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简集释》指出,该字可能是“虍”的变形:“虍”之“介”旁上部近似撇画的笔画讹作近似于横画的笔画,其“介”旁就与上部只作一横画的“示”形近<sup>②</sup>。其说可从。虍,从虍从示,亦为“虎”的分化字“虍”的讹变。“𠂇”“𠂇”所从之“𠂇”形,

<sup>①</sup>季旭昇主编:《〈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(一)〉读本》,台北万卷楼,2004 年,第 41 页。

<sup>②</sup>俞绍宏、张青松编著: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集释》第一册,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,2019 年,第 37 页。

讹变为“𠂔”或“𠂎”之后，即变为“𠂔”（上博九《举治王天下》简7）和“𠂔”（清华拾《四告》简26）。“𠂔”所从之“𠂔”与“示（示）”发生类化，即变为“𠂔”（上博一《孔子诗论》简13），“𠂔”（上博五《季庚子问于孔子》简11）。

#### （四）上博一《缁衣》的“𠂔”与清华玖《成人》的“𠂔”

楚文字中另有从虎从示之字，出现在上博一《缁衣》简14和清华玖《成人》简15，分别写作“𠂔”和“𠂔”，在文本中均用为“虐”。其与从虎从示的“𠂔”不是一字。相关辞例如下：

《吕刑》云：唯作五𠂔（虐）之刑曰金（法）。（上博一《缁衣》14）

其三不得是谓𠂔（虐）争。（清华玖《成人》15）

上博一《缁衣》的“𠂔”，整理者隶定为“虐”，分析为从虎从示。李零认为“𠂔”相当于“虐”，“示”是“乎”的讹变，读“疟”<sup>①</sup>。徐在国、黄德宽认为，《孔子诗论》简12、13之“𠂔”整理者隶作“虐”读“乎”，则简14的“𠂔”也应隶作“虐”；楚简“虐”“唬”用法相同，《说文》“虐”古文正作“唬”形，故可将“虐”径释为“虐”<sup>②</sup>。冯胜君认为，该字可能由上博二《从政》甲简15的“𠂔（虐）”演变而来<sup>③</sup>。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集释》认为冯胜君之说或可备一说，同时提出另外两种可能：一是楚简“虐”或为“虙”形之讹；二是这里原本就作“虐”，而楚简中“虐”“虙”“唬”均可用作“乎”，受字形“唬”又可用作“虐”的影响，“虐”也可用作“虐”，属于用字方面特殊的同化现象<sup>④</sup>。

清华简《成人》的“𠂔”，整理者隶定作“虐”，读为“虐”，并将该字与上博一《缁衣》的“𠂔”联系起来。

①李零：《上博楚简校读记（之二）》，上海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、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编：《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》，上海书店出版社，2002年，第412页。

②徐在国、黄德宽：《〈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（一）缁衣·性情论〉释文补正》，《古籍整理研究学刊》2002年第2期，第3页。

③冯胜君：《郭店简与上博简对比研究》，线装书局，2007年，第150页。

④俞绍宏、张青松编著：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集释》第一册，第249页。

朱国雷认为,“羆”和“羆”均从“虎”而不从“虍”。“羆”从“虎”无疑,上博一《缁衣》的“羆”所从的“虎”旁的写法虽与常见的“虎”旁有所差别,但与同篇从“虍”的“虍”(虍,简 14)、“虍”(虍,简 17)、“虍”(虍,简 23)等字对比,可证“羆”从“虎”而不从“虍”;同篇“虍”字、“虍”字、“虍”字所从的“虍”旁部分均作一竖笔打穿“虍”头部分,而用为“虍”的“羆”字竖笔打穿“虍”头后有一个明显的分叉用来表示虎的躯干四肢<sup>①</sup>。该意见基本可从,只是上博一《缁衣》简 23 的“羆”是“虎”的分化字,而非从“虍”。

至于上博一《缁衣》的“羆”、清华简《成人》的“羆”,这两个从虎从示的字为什么可以用为“虍”,笔者认为上引冯胜君意见可从。“虍”所在的辞例如下:

毋暴、毋禩(虍)、毋贼、毋贪。不修不戒(武),谓之必成,则暴;  
不教而杀,则禩(虍);命亡时,事必有期,则贼;为利枉事,则贪。(上  
博二《从政》甲篇 15+5)

根据文意,“禩”读为“虍”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禩从示从虍。前文已经指出,楚文字中从虎从口的“虍”一形多表,既可分析为从口从虎的会意字(即《说文》训为“虎嘯”的“號”字),用为“号”“虍”等宵部字;又可分析为从口虎声,看作“虎”的分化字,用为“乎”“呼”等鱼部字。禩所从之“虍”是从口从虎的会意字,读宵部的音。而“羆”和“羆”,则是由“虍”省“口”后,再将“示”旁移到“虎”下形成的,故可用为宵部的“虍”。

### (五)上博四《曹沫之陈》的“羆”

《曹沫之陈》简 50+51 上<sup>②</sup>:

既战复舍,羆(虎)令于军中曰:“缮甲利兵,明日将战。”

简文中的“羆”,整理者隶定作“虍”,读为“号”。陈斯鹏释“虎”,读“呼”<sup>③</sup>;季旭昇认为该字是“虎”字繁化,在“虎”下加饰笔而成,释为

<sup>①</sup>朱国雷:《说清华简〈四告〉〈廼命一〉中的“虍”字》,简帛网简帛文库,2020 年 12 月 1 日。

<sup>②</sup>安大简《曹沫之陈》该句残,无法对读。

<sup>③</sup>陈斯鹏:《初读上博楚简》,简帛网,2002 年 2 月 5 日。

“虎”，读“号”<sup>①</sup>。

上文已经指出，“虎”是“虎”的分化字，在楚文字中共出现37次，除两例用法不明和此处外，有34次用作“乎”或“呼”。具体到上博四《曹沫之陈》这一篇，“虎”字出现12次，11次用作句末语气词“乎”。从语义上看，简文中的“虎令”读“号令”要比读“呼令”更好。因此简文此处可能本作从口从虎的会意字“囗”（读“号”），之所以写成“𦥑”，可能是涉同篇其他“虎”字而致误。

### 结语

通过全面考察古文字中“虎”的形体演变以及楚文字中与“虎”相关、用为“乎”或“呼”诸字的用法，可以得出如下结论：楚文字里用为“乎”或“呼”的~~𦥑、囗、𦥑、囗、囗~~等字，均由“虎”分化而来。楚文字中用为“乎”“呼”的“囗”，亦是“虎”的分化字，“口”是分化符号。上博九《举治王天下》的~~𦥑~~和清华拾《四告》的~~𦥑~~是“虎”的分化字“虎”的讹变。上博简《孔子诗论》和《季庚子问于孔子》中的~~𦥑~~亦为“虎”的讹变。清华简《廼命一》简3和简10的“囗”“囗”，亦是“虎”的讹变。

在具体篇目中，用以上字形中的哪一个来表示“乎”或“呼”，跟书手有很大的关系。如句末语气词“乎”，上博简《曹沫之陈》的书手均写作“虎”，而安大简《曹沫之陈》的书手均写作“囗”。再如用为“乎”的“囗”，只出现在清华简《汤在啻门》《汤处于汤丘》《管仲》这三篇中，李松儒曾通过字迹特征的比较，证明这三篇文献为同一书手所写<sup>②</sup>，这与本文的分析正好而合。

楚文字中的“~~𦥑~~（虎）”与~~𦥑、囗、𦥑、囗、囗~~等字不仅在字形上可以分开，而且在用法上也职用分明。楚文字中没有“~~𦥑~~（虎）”用为“乎”的例子，也没有~~𦥑、囗、𦥑、囗、囗~~等字用为“虎”的例子。由此可以看

<sup>①</sup>季旭昇主编：《〈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（四）〉读本》，台北万卷楼，2007年，第206页。

<sup>②</sup>李松儒：《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〉（陆）之〈管仲〉字迹研究》，《书法研究》2016年第4期，第34—45页。

出,至少在战国阶段,楚文字“虎”与**狔**、**象**、**彖**、**彖**、**彖**等字的分化已然完成,它们是不同的字。出土文献整理和研究过程中,在需要严格隶定的场合,不能简单地将**狔**、**象**、**彖**、**彖**、**彖**等字隶定为“虎”,而是应加以区分,以示其不同。

#### 附录:本文引用出土文献著录资料简称全称对照(以简称音序排列)

安大——安徽大学汉字发展与应用研究中心编,黄德宽、徐在国主编:《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(一)》,中西书局,2019年。

包山简——包山楚墓竹简。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、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编著:《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合集(六)·包山楚墓竹简》,文物出版社,2024年。

包山竹牍——包山楚墓竹牍。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、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编著:《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合集(六)·包山楚墓竹简》,文物出版社,2024年。

郭店简——郭店楚墓竹简。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、荆门市博物馆编著:《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合集(一)·郭店楚墓竹简》,文物出版社,2011年。

《合集》——郭沫若主编,胡厚宣总编辑:《甲骨文合集》,中华书局,1979—1983年。

《集成》——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:《殷周金文集成》,中华书局,2007年。

清华捌——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,李学勤主编: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(捌)》,中西书局,2018年。

清华贰——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,李学勤主编: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(贰)》,中西书局,2011年。

清华玖——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,黄德宽主编: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(玖)》,中西书局,2019年。

清华陆——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,李学勤主编: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(陆)》,中西书局,2016年。

清华柒——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,李学勤主编: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(柒)》,中西书局,2017年。

清华叁——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,李学勤主编: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(叁)》,中西书局,2012年。

清华拾——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,黄德宽主编: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(拾)》,中西书局,2020年。

清华拾贰——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,黄德宽主编: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(拾贰)》,中西书局,2022年。

清华拾壹——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,黄德宽主编: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(拾壹)》,中西书局,2021年。

清华伍——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,李学勤主编: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(伍)》,中西书局,2015年。

清华壹——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,李学勤主编: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(壹)》,中西书局,2010年。

上博八——马承源主编: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(八)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1年。

上博二——马承源主编: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(二)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2年。

上博九——马承源主编: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(九)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2年。

上博六——马承源主编: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(六)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7年。

上博七——马承源主编: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(七)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8年。

上博三——马承源主编: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(三)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3年。

上博四——马承源主编: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(四)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4年。

上博五——马承源主编: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(五)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5年。

上博一——马承源主编: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(一)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1年。

望山二——望山二号楚墓竹简。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、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、黄冈市博物馆编著:《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合集(四)·望山楚墓竹简、曹家岗楚墓竹简》,文物出版社,2019年。

本文写作过程中,曾向黄一村、侯瑞华、池明伟诸兄请教,投稿后又蒙《文献》审稿专家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,谨此一并致谢。

【作者简介】赵市委,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。研究方向:出土文献与古文字。